

中国传统训诂劝诫辑要

帝

帝王的笼络

也

万维钧 编注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徐梓主编
中国传统训诂劝诫辑要

帝范——君王的笼络

万维钧 编注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84 号

策划编辑:柯 彦

封面设计:温克信

责任印制:燕 琦

中国传统训诂学辑要

帝范——君王的笼络

万维钧 编注

※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白石桥路 27 号)

(邮政编码:100081 电话:8472815)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大厂县胶印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6.75 印张 200 千字

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6000 册

ISBN7-81001-689-X/G·291

定价:8.50 元

中国传统训诲劝诫辑要

总序

中国传统训诲劝诫文献，可以说是传统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方面。《四书》、《五经》所表达的，不过是儒家认为“应该怎样”的道德理想，而训诲劝诫文献相对说来，反映的则是传统文化“是什么样”的实际。在这里，既有“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施恩不望报，望报不施恩”的纯粹出自自觉理念的行善，也有“人不三分为己，天也不容”、“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对财和利的贪求；既有“可以寄命，可以托孤，一临大节，死生不逾”的英武气概，也有“见事莫说，问事不知，闲事休管，无事早归”的苟且保身；既有勤政廉明、公忠为民的臣轨官箴，也有如何溜须拍马、逢迎上官以保乌纱的“护官符”；既有向学务本、教子孝悌以保家亢宗的谆谆告诫，也有象《某氏家训》那样的父子悄悄话。一般说来，人们之所以倡导某种道德理想，恰恰是因为现实与之背道而驰。正是由于现实不是这样，才使得理想的倡导有必要、有意义。这也是我们对历史上大量的官方文献，往往必须从它的反面看的缘故。因此，这些旧时主要在民间、在私下、在家庭中流传的训诲劝诫文献，比起那些堂皇的儒家经典来，更直接、真切、具体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所以说，在丰富的训诲劝诫文献中，蕴藏着中国文化的全部秘密，通过这扇窗口，我们就能把握中国文化的整体特征。

在传统社会，这类文献备受人们的青睐，或撰著，或辑录，代

67DA70115 13

代有作，流传亦广。在宋元明清传统社会高度成熟的时期，就更是如此。当历史走向近代之后，传统受到批判和唾弃，这类文献也就相应地被冷落了。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文化讨论，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之后，人们终于有了基本一致的认识。这就是，对传统一味地批判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着力于新文化的建设，而且还可以说，只有建立起具有能体现时代性格和气质的新文化，才是对传统文化的最有效的批判。再者，进行新的文化建设，必须吸取以往人类所创造的全部优秀文化成果，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我们民族文化的成份。而无论是批判还是吸取，首先要做的一项工作，就是要对传统文化的最重要载体——历史文献下一番收集、整理和研究的工夫。在时下，对最集中、最充分、最典型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训诲劝诫文献，下一番这样的工夫尤为迫切，我们对这类文献冷落得太多了，对它的研究太欠缺了。

对传统训诲劝诫文献的轻忽或冷落，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所致。一是说这类文献的糟粕太多，不应该研究；一是说这类文献的品位太低，不值得研究。归结到一点，就是说这类文献“不纯粹”，其中除了所谓的精华之外，还有糟粕，除了官方张扬的道德理想之外，也有世俗的待人处世之道。对此，有人却步束手，有人则随心所欲地节录篡改，简单机械地取其精华而弃其糟粕。这种武断，在貌似对现实负责的前提下，歪曲历史，不正视传统，所负责的现实不过是虚幻的现实，实际上是不尊重现实。再说，任何文化或传统，都不象有些人所想象的那么纯粹。在这个有机体中，精华与糟粕并不是截然分离的，事实上，二者往往如同一个铜板的两个方面。同一东西，从此方面来说是精华，从彼方面来说则可能是糟粕。对精华和糟粕的简单论定和轻率地节取，无论动机如何，都是不可取的。

本《辑要》旨在为了解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一份系统的资料，引起人们对这个领域的重视，并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

待，为学术界更全面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一些方便，也为对此有兴趣的同人提供一些便利。

全套《辑要》原拟分帝范、官箴、家训、蒙学、女诫、士鉴、俗约、劝学、劝孝、劝农、戒淫、格言、箴铭等系列，限于各种条件，今先期推出其中的十个系列。其余的内容，或许能在拟议中编辑的《中国传统善书集成》部分地得到弥补。

为了尽快地完成这套《辑要》的编辑工作，我约请了几个朋友合作。每个系列，都由我提出入选篇目，其中《帝范》的篇目，基本上是作者自己选定的，我只是在最后审定时，作了一些删节而已。至于注释，则完全是各分编者独立完成的。

本书的编辑，得到了沈阳出版社李树权编审多方面的支持。诸位合作者，从他（她）们紧张的教学科研中抽出宝贵的时间与我合作，高情盛谊，谨致谢意。

在现在编这种资料，困难极多，尽管我们作了很大的努力，但限于各种条件，其中的问题一定很多。我们恳请读者不吝赐教，以帮助我们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

徐 桢

1993年9月于北京师大古籍所

目 录

周官	周成王	(1)
帝范	唐太宗	(5)
自鉴录	唐太宗	(20)
金镜	唐太宗	(22)
宝训	明太祖	(29)
庭训格言	清圣祖	(32)
立政	(西周) 周公	(38)
立政	(春秋) 管仲	(43)
谏秦王逐客令	(秦) 李斯	(46)
孔子论君道	(春秋) 孔丘	(50)
孟子与齐宣王论政	(战国) 孟轲	(53)
君道	(战国) 荀况	(56)
主道	(战国) 韩非	(70)
君臣	(秦) 商鞅	(77)
明诫	(西汉) 陆贾	(81)
至言	(西汉) 贾山	(84)
王道通三	(西汉) 董仲舒	(92)
主术训	(西汉) 刘安	(96)
明闇篇	(东汉) 王符	(121)
政论	(东汉) 崔寔	(125)

-
- 申鉴.....(东汉)荀悦(131)
出师表.....(三国·蜀)诸葛亮(135)
谏明帝荒政疏.....(三国·魏)王肃(140)
举贤篇.....(西晋)傅玄(143)
论御臣之术.....(唐)魏徵(147)
谏政理书.....(唐)陈子昂(151)
帝学.....(北宋)范祖禹(157)
论治道.....(南宋)朱熹(163)
东宫备览.....(南宋)陈模(172)
立政议.....(元)郝经(179)
权宜论.....(明)沈一贯(187)
原君.....(清)黄宗羲(191)
潜书.....(清)唐甄(196)
君鉴录.....(清)尹会一(201)
附记.....(209)

周官

周成王

〔题解〕本篇选自《尚书·周官》，《史记·周本纪》载：成王“既黜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即谓《周官》为成王所作。然据古文献学家考证，本篇文字在西汉传本中尚无载录，而它得以流传下来则是魏晋时人造作的，故被定为伪书。只是司马迁已看到佚文，说明现存本篇与原书必多少有些联系，而且篇中内容也大致体现了西周典制及周初君王的旨意，故以备览。至于未必确为本篇作者的周成王，系武王子，姬姓，名诵，即位时年少，初由周公摄政，其间诛管、蔡，平殷乱，达致政平民安，史称“成康之治”。

成王既黜殷命①，灭淮夷②，还归在丰③，作《周官》。《周官》：惟周王抚万邦，巡侯甸④，四征弗庭⑤，绥厥兆民⑥。六服群辟⑦，罔不承德，归于宗周。董正治官⑧。

王曰：若昔大猷⑨，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⑩，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⑪，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万国咸宁。夏商官倍，亦克用乂⑫，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⑬，祗勤于德，夙夜不逮⑭。仰惟前代时若，训迪厥官⑮，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⑯。官不必备⑰，惟其人。少师、少傅、少保曰‘三孤’。贰公弘化⑱，寅亮天地⑲，弼予一人⑳。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⑳；司徒掌邦教，敷五典⑳，扰兆民⑳；宗伯掌邦礼，治神人⑳，和上下⑳；司马掌

邦政，统六师^①，平邦国；司寇掌邦禁，诘奸慝^②，刑暴乱^③；司空掌邦土，居四民^④，时地利^⑤。六卿分职，各率其属，以倡九牧^⑥，阜成兆民^⑦。六年，五服一朝^⑧。又六年，王乃时巡^⑨，考制度于四岳^⑩。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⑪。

王曰：呜呼！凡我有官君子，钦乃攸司^⑫，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灭私，民其允怀^⑬。学古入官^⑭，议事以制，政乃不迷^⑮。其尔典常作之师，无以利口乱厥官^⑯，蓄疑败谋，怠忽荒政，不学墙面^⑰，莅事惟烦^⑱。戒尔卿士，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惟克果断，乃罔后艰。位不期骄^⑲，禄不期侈^⑳。恭俭惟德，无载尔伪。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居安思危，罔不惟畏，弗畏人畏。推贤让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庞^㉑。奉能及官，惟尔之能；称匪其人^㉒，惟尔不任^㉓。

王曰：呜呼！三事暨大夫，敬尔有官，乱尔有政^㉔，以佑乃辟，永康兆民^㉕，万邦惟无斁^㉖。武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㉗，王俾荣伯作贿肃慎之命^㉘。周公在丰，将没^㉙，欲葬成周^㉚；公薨，成王葬于毕^㉛。告周公，作《毫姑》^㉜。

①黜：废除，消灭。

②淮夷：古代居住在淮河流域的少数民族。

③丰：地名。周文王灭崇，自岐迁都于此。

④侯甸：侯服与甸服。古代根据距王城的远近将各地区分为“五服”，侯服与甸服是距京城最近的两个地区。

⑤弗庭：不正直的诸侯。庭，直，正直。

⑥绥：安抚。

⑦六服群辟：各地诸侯，群辟，诸侯，卿士。辟，天子、君主、诸侯的通称。

⑧董正治官：督正治理职司之百官。董，督正。

⑨大猷：大道，重要的规则。猷，道理，法则。

⑩稽古：考察古代。

⑪百揆四岳：百官诸侯。百揆，古代总领国政的长官。四岳，分管四方的诸侯。

- ⑫用义：用以治明。义，治理，安定。
- ⑬小子：此处为自谦之。
- ⑭不逮：赶不上。逮，及，赶上。
- ⑮训迪：教训启发。迪，启发，开导。
- ⑯燮理：协调治理。燮，和，协调。
- ⑰备：周备，齐全。
- ⑱弘化：弘扬道德、教化。
- ⑲寅亮：恭敬信奉。寅，恭敬。亮，诚信。
- ⑳弼：帮助，辅佐。
- ㉑均：平定。
- ㉒敷五典：布五常之教。五典，即五教、五常，五种伦理道德，亦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 ㉓扰：安抚，驯服。《荀子·性恶》：“以扰化人之情性。”
- ㉔神人：神与人。
- ㉕和上下：调整上下之间的关系。和，调和。
- ㉖六师：即六军。周制，天子有六军。后作为军队的统称。
- ㉗诘奸慝：整治奸臣坏人。诘，整治。慝，坏人，恶人。
- ㉘刑暴乱：对暴乱者处刑。刑，处罚。
- ㉙居四民：使四民安居。四民，士、农、工、商的合称。
- ㉚时地利：顺天时，分地利。
- ㉛九牧：九州，全国各地。
- ㉜阜成：使繁荣昌盛。阜，旺盛。
- ㉝五服一朝：各地诸侯朝会京师一次。五服，泛指各地诸侯。
- ㉞时巡：按四时（春、夏、秋、冬）巡查。
- ㉟四岳：古时分掌四时、方岳的官。
- ㉞黜陟：罢黜与升迁。
- ㉙钦乃攸司：敬奉你们所执掌的职事。钦，敬。攸，所。
- ㉚允怀：信任并归附。
- ㉛学古人官：学习古人作官从政之法。官，为官之道。
- ㉜迷：迷失，迷错。
- ㉝利口：能言善辩。
- ㉞墙面：面墙而立，目无所见，喻不学无术。

- ⑩莅事：面对事情。莅，临，面对。
- ⑪位不期骄：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期，邀约，会合。骄，骄傲，骄横。
- ⑫禄不期侈：富不与侈期而侈自来。侈，奢侈。
- ⑬政庞：政治混乱。庞，杂，杂乱。
- ⑭称匪其人：举荐不适当的人选。称，推举，推选。匪，无，不。
- ⑮任：胜任。
- ⑯乱尔有政：治理你们的执掌之事。乱，治理，古义反训用法。
- ⑰康：使富足。
- ⑱无斁（yì）：不讨厌。斁，厌。
- ⑲肃慎：古代居住在北方的少数民族。
- ⑳命：命书，策书。
- ㉑没：死去，逝世。
- ㉒成周：宗周。
- ㉓毕：周诸侯国名。在今陕西咸阳西北。
- ㉔毫姑：文章名。毫姑，即洛邑，成王在此定都，故以此作为文章名。

帝范

唐太宗

[题解] 唐太宗即李世民，高祖李渊次子，公元六二七至六四九年在位。初封赵公，进秦王，任尚书令，成为隋末统一战争中的主要统帅。武德九年，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兄李建成及齐王弟李元吉，迫父让位，遂即帝位，改元贞观。唐太宗是一个杀亲攘位的帝王，但与许多君主相比，他卓越的优长是时常借鉴亡隋，“从谏如流”，建章立制，发奋图治，重视生产与民生。广为古今人称道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代君民政治关系原则，即常被李氏奉为政治“座右铭”。唐太宗时期的非凡政绩，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顶尖盛世——“贞观之治”。

《帝范》是唐太宗的经心之作。意为帝王在“经天纬地”、“纂业承基”及兴亡治乱过程中，用以“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精神、法则和诫规，并借以诲诫皇嗣。此作凡论“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等十二篇，遥述黄帝、尧、舜，近鉴亡隋，“所以披镜前踪，博览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耳。”所可贵者，太宗尚能以此律己，检点“深过”，并告诫后嗣，敬业砺身，其“废寝忘食”忧患社稷的“皇道”精神与面貌，实为中国古代历朝帝王之典范。这在我们今天读来，仍有精彩的欣赏与借鉴意义。

序曰：“朕闻大德曰生①，大宝曰位②。辨其上下，树之君臣，所以抚育黎元③，钩陶庶类④，自非克明克哲、允武允文⑤。皇天

眷命，历数在躬^⑥，安可以滥握灵图、叨临神器^⑦？是以翠妫荐唐尧之德^⑧，元圭锡夏禹之功^⑨。丹字呈祥，周开八百之祚^⑩；素灵表瑞，汉启重世之基。由此观之，帝王之业非可以力争者矣！昔隋季版荡^⑪，海内分崩，先皇以神武之姿^⑫，当经纶之会^⑬，斩灵蛇而定王业，启金镜而握天枢^⑭。然由五岳含气^⑮，三光戢曜^⑯，豺狼尚梗^⑰，风尘未宁。朕以弱冠之年^⑱，怀慷慨之志，思靖大难以济苍生^⑲，躬擐甲胄^⑳，亲当矢石^㉑。夕对鱼鳞之阵，朝临鹤翼之围。敌无大而不摧，兵何坚而不碎。剪长鲸而清四海，扫攬枪而廓八纮^㉒。乘庆天潢^㉓，登晖璇极^㉔，袭重光之永业，继大宝之隆基。战战兢兢，若临深而御朽；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终。汝以幼年偏钟慈爱，义方多阙^㉕，庭训有乖^㉖。擢自维城之居^㉗，属以少阳之任^㉘，未辨君臣之礼节，不知稼穡之艰难。朕每思此为忧，未尝不废寝忘食。自轩昊已降迄至周隋^㉙，以经天纬地之君，纂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焕焉^㉚。所以披镜前踪^㉛，博览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耳。

君体第一

夫人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人主之体，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如日月焉，贞明而普照，兆庶之所瞻仰，天下之所归往。宽大其志，足以兼包；平正其心，足以制断^㉛。非威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人^㉜。抚九族以仁^㉝，接大臣以礼。奉先思孝^㉞，处位思恭，倾已勤劳，以行德义，此乃君之体也^㉟。

建亲第二

夫六合旷道^㉛，大宝重任。旷道不可偏制，故与人共理之；重任不可独居，故与人共守之。是以封建亲戚^㉛，以为藩卫，安危同力，盛衰一心。远近相持，亲疏两用。并兼路塞，逆节不生^㉛。昔周之兴也，割裂山河，分王宗族。内有晋郑之辅^㉛，外有鲁卫之虞^㉛。故卜祚灵长^㉛，历年数百。秦之季也^㉛，弃淳于之策^㉛，纳李斯之谋，不亲其亲，独智其智，颠覆莫特二世而亡。斯岂非枝叶不疏，则根柢难拔^㉛；股肱既殒^㉛，则心腹无依者哉！汉初定关

中，诚亡秦之失策，广封懿亲^①，过于古制。大则专都偶国^②，小则跨郡连州。末大则危，尾大难掉。六王怀叛逆之志，七国受铁钺之诛^③。此皆地广兵强，积势之所致也。魏武创业^④，暗于远图。子弟无封户之人，宗室无立锥之地。外无维城以自固^⑤，内无磐石以为基^⑥。遂乃大器保于他人^⑦，社稷亡于异姓。语曰：“流尽其源竭，条落则根枯。”此之谓也。夫封之太强，则为噬脐之患^⑧；致之太弱，则无固本之基。由此而言，莫若众建宗亲而少力^⑨，使轻重相镇，忧乐是同，则上无猜忌之心，下无侵冤之虑，此封建之鉴也。斯二者，安国之基。君德之宏，唯资博达^⑩，设分悬教^⑪，以术化人。应务适时^⑫，以道制物。术以神隐为妙，道以光大为功。括苍旻以体心^⑬，则人仰之而不测^⑭；包厚地以为量，则人循之而无端。荡荡难名^⑮，宜其宏远。且敦穆九族^⑯，放勋流美于前；克谐烝乂，重华垂誉于后^⑰。无以奸破义，无以疏间亲^⑱。察之以德，则邦家俱泰，骨肉无虞^⑲，良为美矣！

求贤第三

夫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故尧命四岳^⑳，舜举八元^㉑，以成恭已之隆^㉒，用赞钦明之道^㉓。士之居世，贤之立身，莫不戢翼隐鳞^㉔，待风云之会。怀奇蕴异，思会遇之秋。是以明君旁求俊乂，博访英贤，搜扬侧陋^㉕。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伊尹^㉖，有莘之媵臣^㉗；吕望^㉘，渭滨之贱老。夷吾^㉙困于缧绁^㉚，韩信弊于逃亡。商汤不以鼎俎为羞^㉛，姬文不以屠钓为耻^㉜，终能献规景毫^㉝，光启殷朝；执旌牧野^㉞，会昌周室。齐成一匡之业，实资仲父之谋^㉟。汉以六合为家，是赖淮阴之策^㉟。故舟航之绝海也^㉟，必假桡楫之功；鸿鹄之凌云也^㉟，必因羽翮之用^㉟。帝王之为国也，必藉匡辅之资。故求之斯劳，任之斯逸。照车十二^㉟，黄金累千，岂如多士之隆，一贤之重！此乃求贤之贵也。

审官第四

夫设官分职，所以阐化宣风^㉟。故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轍，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拱角，无曲

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由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然则函牛之鼎不可处以烹鸡，捕鼠之狸不可使以搏兽；一钩之器不能容以江汉之流，百石之车不可满以斗筲之粟。何则？大非小之量，轻非重之宜。今人智有短长，能有巨细，或蕴百而尚少，或统一而为多。有轻才者，不可委以重任；有小力者，不可赖以成职。委任责成，不劳而化。此设官之当也。斯二者，治乱之源。立国制人，资股肱以合德；宣风道俗，俟明贤而寄心。列宿腾天，助阴光之夕照；百川决地，添溟渤之深源。海月之深朗，猶假物而为大。君人御下，统极理时，独运方寸之心，以括九区之内，不资众力，何以成功？必须明职审贤，择材分禄。得其人，则风行化洽；失其用，则亏教伤人。故云：“则哲惟难。”良可慎也！

纳谏第五

夫王者高居深视，亏德阻明。恐有过而不闻，惧有阙而莫补。所以设輶树木，思献替之谋；倾耳虚心，佞性正之说。言之而是，虽在仆隶刍荛，猶不可弃也。言之而非，虽在王侯卿相，未必可容。其义可观，不责其辩；其理可用，不责其文。至若折槛怀疏，标之以作戒；引裾却坐，显之以自非。故云：忠者沥其心，智者尽其策。臣无隔情于上，君能遍照于下。昏主则不然，说者拒之以威，劝者穷之以罪，大臣惜禄而莫谏，小臣畏诛而不言。恣暴虐之心，极荒淫之志。其为壅塞，无由自知，以为德超三皇，材过五帝，至于身亡国灭，岂不悲哉！此拒谏之恶也。

去谗第六

夫谗佞之徒，国之蠹贼也。争荣华于旦夕，竞势力于市朝。以其谄谀之姿，恶忠贤之在己上；奸邪之志，恐富贵不我先。朋党相持，无深而不入；比周相习，无高而不升。令言巧色，以亲于上；先意承旨，以悦于君。朝有千臣，昭公去国而不悟；弓无

九石，宣王终身而不知。以疏间亲，宋有伊戾之祸^⑩；以邪败正，楚有郤宛之诛^⑪。斯乃暗主庸君之所迷惑，忠臣孝子之可泣冤。故丛兰欲茂，秋风败之；王者欲明，谗人蔽之。此奸佞之危也。斯二者，危国之本。砥躬砺行^⑫，莫尚于忠言；败德败正，莫逾于谗佞。今人颜貌同于目际，猶不自瞻，况是非在于无形，奚能自睹？何则？饰其容者，皆解窥于明镜；修其德者，不知访于哲人，讵自庸愚^⑬，何迷之甚！良由逆耳之辞难受，顺心之说易从。彼难受者，药石之苦喉也^⑭；此易从者，鸩毒之甘口也^⑮。明王纳谏，病就苦而能消；暗主从谀，命因甘而致殒。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诫盈第七

夫君者，俭以养性，静以修身。俭则人不劳，静则下不扰。人劳则怨起，下扰则政乖^⑯。人主好奇技淫声，鸷鸟猛兽，游幸无度，田猎不时，如此则徭役烦，徭役烦则人力竭，人力竭则农桑废焉。人主好高台深池，雕琢刻镂，珠玉珍玩，黼黻绨绣^⑰，如此则赋敛重，赋敛重则人才遗，人才遗则饥寒之患生焉。乱世之君，极其骄奢，恣其嗜欲。土木衣缇绣，而人袒褐不全^⑱；犬马厌刍豢^⑲，而人糟糠不足。故人神怨愤，上下乖离。佚乐未终，倾危已至。此骄奢之忌也。

崇俭第八

夫圣世之君，存乎节俭；富贵广大，守之以约；睿智聪明，守之以愚。不以身尊而骄人，不以德厚而矜物^⑳。茅茨不剪^㉑，采椽不斲^㉒，舟车不饰，衣服无文^㉓，土阶不崇，大羹不和^㉔。非憎荣而恶味^㉕，乃处薄而行俭。故风淳俗朴，比屋可封^㉖。斯二者，荣辱之端。奢俭由人，安危在己。五关近闭^㉗，则嘉命远盈；千欲内攻，则凶源外发。是以丹桂抱蠹^㉘，终摧荣耀之芳；朱火含烟，遂郁凌云之焰^㉙。以是知骄出于志，不节则志倾；欲生于心，不遏则身丧。故桀肆情而祸结，尧舜约己而福延。可不务乎？

赏罚第九

夫天之育物，猶君之御众。天以寒暑为德，君以仁爱为心。寒